

卷二十六

春秋左傳詳節句解卷之一

宋 魯齋朱 申 周翰 注釋

明 瑞岡顧 梧芳 起鳳 校正

書名 春秋左傳詳節句解三十五卷 正德八年序刊本
撰者 元 朱申 注釋, 明 顧梧芳 校正
卷 卷二十六
內容分類 經 春秋 春秋左傳 宋
索書號 經部 春秋-9
編號 A 299100

彩色首頁1

東洋文化研究所漢籍目錄 編號: A 299100
東洋文化研究所漢籍目錄所藏漢籍善本文影像資料庫 索書號: 經部 春秋 9
漢籍善本文影像資料庫文本春秋左傳詳節句解三十五卷 正德八年序刊本
版權所有: 東京大學 東洋文化研究所
使用上的注意事項

十四年 晉 鄭 侯 一 年 宋 穆 西 王 十 九 年 衛 桓 公 十 三 年 蔡

元年

周為天子而用魯紀年者以春秋魯史故也是歲陳桓公二十

隱公 伯禽傳至惠公九十二年君惠公初娶宋女
無子而卒繼室聲子生隱公再娶宋女
桓公惠公薨隱公居長當立以惠公欲
故追成父志立為太子以其尚少故隱
位未及傳位而遇弒焉在位十有一年

隱元年

明德者若正考父之類若不當世國君之位其後必有達人後嗣

必有達於人今其將在孔丘虐所謂達人者必我若獲沒

至道之人我若得必屬說與何忌於夫子於孔子必以我二子而付托

使事之禮事之而學禮焉從孔子已定其位使之以安其位

故孟懿子與南宮敬叔師事仲尼懿子何忌也敬叔說

師孔子皆二子皆仲尼曰能補過者君子也有過而能補者斯詩

曰詩小雅君子是則是效言君子之人可以效孟僖子可

則效已矣僖子能補過是為君子可則效者也

春秋左傳詳節句解二十五卷終

春秋左傳詳節句解卷之二十六

昭公四

丁卯八年備靈公石言于晉魏榆晉魏榆之地晉侯問

於師曠曰石何故言問石何對曰石不能言答云石非

或馮焉或有鬼物馮依於不然若非民聽濫也則是石

而聽之者妄抑疑辭言我又曰作事不

以為能言也怨謗之言動於則有非言之

時不以其時怨謗動于民怨謗之言動於

物而言乖氣致異故有不能言之今宮室崇侈今晉作

大而民力彫盡非時役民致使怨謗並作怨謗之言莫

斯虎祁室成師曠托石言以諷平兮

晉叔子子太叔賢
晉虎初字

保其性民不能自保其性命石言不亦宜辱有石言之異於是晉

侯方築虎祁之宮虎祁地名當時晉平公築宮於此音斯下同叔向曰子野

之言叔向羊舌肸也子野師曠字也音享君子哉稱師曠之言可謂君子矣君子之

言信而有徵君子之言誠而有證驗故怨遠於其身故無怨咎及於其身小

人之言儻而無徵小人之言儻而無證驗故怨咎及之於其身也

是宮也成晉侯若成諸侯必叛小人以侈故君必有咎

晉侯亦有夫子知之矣言師曠已先知之矣○叔弓如晉魯君使大夫叔

弓往賀虎祁也以虎祁宮成游吉相鄭伯曰如晉鄭子太叔

相簡公以朝亦賀虎祁也亦致此賀史趙見子大叔晉史官名趙者

見游吉曰甚哉其相蒙也言汝來賀晉乃可平也崇後

諸侯時叛而又賀之何賀之有子大叔曰若何乎也何言可以

言其非唯我賀不特勸將天下寶賀天下寶賀天下諸侯皆將

楚公子棄疾滅陳棄疾楚平王也時陳公子招公子過

楚靈王使棄疾討而滅之使穿封戌為陳公使戌為縣公音恤

曰城麋之役不諂襄公二十六年楚侵鄭穿封戌囚皇

王稱其不諂侍飲酒於王王飲酒王曰城麋之役王因

爭皇頡女知寡人之及此汝當時若知我今日女其辟

寡人虜汝必不敢與我爭對曰若知君之及此若言設

穿封戌強討對靈王

昭八年

音避

音避

須知靈王臣必致歿禮曰息楚我必為卿致歿以殺汝所以盡臣禮而寧息
 楚國之禍也晉侯問於史趙曰陳其遂亡虜問陳為楚所對
 曰未也答言陳未遂亡陳顓頊之族也陳和舜舜出於顓頊歲在鶉火歲在鶉火歲則
 星也鶉次午鶉火得歲星而火益盛火盛則
 位鶉音淳是日卒滅鶉火得歲星而火益盛火盛則
 也滅陳將如之陳為顓頊之族故其滅今在析木之津
 析木寅位言今歲星方在析木也猶將復由言陳將復
 箕斗之間有天漢故曰析木之津用是而更
 與覆扶且陳氏得政于齊齊之陳氏乃陳而後陳卒亡
 又反敬仲之少也周史占之曰陳衰此其昌乎莊公二十二年
 敬仲奔齊傳云其後也成子得政正與此傳文應
 年敬仲奔齊傳云其後也成子得政正與此傳文應
 自幕至于瞽瞍無違命幕至瞽瞍無有違天命而絕繼



似舜重之曰明德舜又增重以明宣德於遂宣置也遂
 之興存舜之後而封於遂遂既得封能及胡
 由舜有明德以置之也遂世守之世世守其德及胡

公不淫傳至胡公滿故周賜之姓胡公事周武王賜使
 祀虞帝使世守虞臣聞盛德必百世祀雖百世之久亦

不絕虞之世數未也自舜至今繼守將在齊繼陳以守
 國祀必在齊其兆既存矣陳氏興盛於齊其形兆已見
 之陳氏矣為十三年復封陳起張本

戊辰九年周甘人與晉闔嘉爭閭田闔嘉晉閭縣大夫
 也所爭乃晉梁丙張趯率陰戊伐穎陰戊陸渾之戎也
 閭縣之田閭嘉也王使詹栢伯辭於晉景王使大夫

閭嘉也閭嘉也王使詹栢伯辭於晉景王使大夫
 閭嘉也閭嘉也王使詹栢伯辭於晉景王使大夫

周景王責晉歸閭田

於晉曰我自夏后稷我周先祖后魏駘芮岐畢后稷

受此五國之音台吾西土也此五國者我周及武王克商至

武王克商而蒲姑商奄二國名在東海之吾東土也我周

境上巴濮楚鄧四國在南方吾南土也我周南方肅慎燕

至此三國在北吾北土也我周北方吾何邇封之有我同

外薄四海何近之有文武成康之建母弟四國封建同母巨藩屏

周以為周室之藩籬亦其廢墜是為亦慮後世子孫廢

救之豈特將王室如緇布冠加髦之後不須復用因以

救之豈特將王室如緇布冠加髦之後不須復用因以

救之豈特將王室如緇布冠加髦之後不須復用因以

救之豈特將王室如緇布冠加髦之後不須復用因以

救之豈特將王室如緇布冠加髦之後不須復用因以

救之豈特將王室如緇布冠加髦之後不須復用因以

救之豈特將王室如緇布冠加髦之後不須復用因以

救之豈特將王室如緇布冠加髦之後不須復用因以

救之豈特將王室如緇布冠加髦之後不須復用因以

救之豈特將王室如緇布冠加髦之後不須復用因以

救之豈特將王室如緇布冠加髦之後不須復用因以

救之豈特將王室如緇布冠加髦之後不須復用因以

救之豈特將王室如緇布冠加髦之後不須復用因以

救之豈特將王室如緇布冠加髦之後不須復用因以

救之豈特將王室如緇布冠加髦之後不須復用因以

救之豈特將王室如緇布冠加髦之後不須復用因以

昭九年

我周王之於猶衣服之有冠冕晉國猶衣服天子猶冠冕木水之有

本原晉國猶木天子猶水之根民人之有謀主也晉人

天子猶伯父若裂冠毀冕晉若暴蔑周室譬如拔木塞

原救木之根塞水之原專棄謀主專任已民雖我狄其何有余一

人言晉侯至親猶自如此則雖戎狄叔向謂宣子曰羊

其何有恩義於我哉無可責也豈能改物豈能改物豈能改正

韓起起文之伯也言我晉文公之為豈能改物豈能改正

翼戴天子不過翼佐奉戴而加之加以恭敬白文

自來自文公以後諸君世有衰德德皆衰而暴蔑宗周而乃陵

其天其天呂宣示其侈以侈靡之習諸侯之貳有叛晉之心

不亦宜康乃理且王辭直今天子責我子其圖之汝不

謀之宣子說悅叔向之言致閭田致閭縣之反穎俘伐穎

獲之人皆晉荀盈卒盈知瑩之殯于絳絳晉都也

于晉侯飲酒樂平公不戚飲酒膳宰屠蒯趨入屠蒯禮

作杜蕢為膳宰趨而入歡樂甚請佐公使尊公使人執尊獻酒

公飲酒之所蒯苦怪反請佐公使尊屠蒯請為之

許之許其佐而遂酌工飲工屠蒯遂酌酒以飲之

聲下曰責樂女為君耳汝而為耳將司聰也耳以聰聽

掌樂故辰在子卯自辰遇甲謂之疾日疾惡也紂以甲

杜蕢酒諫晉平

遇此日而置其為疾故也疾惡此日君之卿佐何况荀

所業舍音捨是謂股肱譬如人之股肱或虧卿佐或凶猶何痛

如之其為痛疾甚女弗聞而樂汝不聞此義而作是不

聰也是為君耳而不聰又飲外嬖嬖叔嬖叔外都大夫

為季調屠曰責嬖女為君目言吾君以將司明也目以

為主嬖叔職服巨旌禮吉凶異禮作衣服以表禮巨行

事如玄冕以祭祀皮事有其物物類也猶哀有哭物有

其容如衰麻則有哀色端今君之容今我君飲酒非其

物也當哀而樂而女不見汝為大夫是不明也是為君



明也故酌亦自飲也屠劑又酌曰責味巨行氣調和

養人而氣巨實志氣得和順所志巨定言志既充滿所

言巨出令言語詳審所臣實司味劑為膳宰二御失官

今工不聰叔不明二而君死命而吾君不出臣之罪也

侍御者俱失職也公說善諷諫故平徹酒遂命徹

必是調和食味失官公說善諷諫故平徹酒遂命徹

初公欲廢知氏平公心欲廢知氏故輕悼子而立其外

嬖欲立外嬖大夫為是慘而止聞劑之言乃改而止遂

已巳十年是歲宋平公卒子齊惠樂高氏皆耆酒齊惠

後樂高氏二族皆信內多怨信婦人之疆於陳鮑氏而

齊陳鮑代樂氏高

昭十

惡之其族強於陳鮑二族陳鮑方睦二族和睦遂伐欒高氏
合謀而子良曰子良子尾之子于高先得公欲以公陳

鮑焉往言得公則可以制遂伐虎門欒高欲入景公不

謂之虎門晏平仲端委立于虎門之外平仲晏嬰也衣

貌之冠立于四族召之欒高陳鮑皆召晏子無所往晏子皆其徒

曰助陳鮑虜左右問晏子曰何善焉答言陳鮑助欒高

虜又問從曰庸愈乎答言無勝於陳然則歸乎又問既

何不曰君伐焉歸答言公方被公召之而後入景公召

乃戰于稷公使王黑與欒高氏欒高敗二族陳鮑分其

室分欒高晏子謂桓子必致諸公勸陳桓子以所分

讓德之主也此晏子之言謂讓之謂懿德辭遜為懿

有血氣凡具血氣皆有爭心皆有競故利不可強所以

不可思義為愈見利思義義利之本也行義則有自然

之蘊利生孽藏利則利未可保而姑使無蘊虜姑無藏

禍可呂滋長庶幾可以滋桓子盡致諸公從晏子之言

而請老于莒告老而居○晉平公卒子夷立是鄭子皮

將呂幣行鄭罕虎送葬欲載子產曰喪焉用幣言送喪

幣乎焉載幣必用車百兩必千人車一乘

於虔反百乘兩去聲

昭十

子產津市喪用幣

昭十

共一千人至用千人將不行其幣必無所用不行不得見必盡

用之必自費幾千人而國不亡千人之費不可敷用子

皮固請呂行不從子既葬平公諸侯之大夫欲因見新

君時諸國大夫皆來送葬欲叔向辭之謝絕諸曰大夫

之事畢矣言送葬之禮畢而又命孤又欲請孤斬焉在衰經之

中孤子服衰經其貌其臣嘉服見將以吉服而則喪禮

未畢則喪事未終其臣喪服見將以喪服而是重受乎

也則是重受大夫將若之何諸大夫何皆無辭皆

也則禮也子皮盡用其幣果如子歸謂子羽曰子羽鄭

也非知之實難言凡事不知將在行之能行夫子知之

矣我因子產之言既我則不足而我遂以幣行

庚午十一年昭公元年楚子在申楚靈王召蔡靈侯欲

而殺靈侯將往不悟其計蔡大夫曰王貪而無信言楚

貪人土地唯蔡於感蔡近於楚楚常恨今幣重而言甘

又無誠信誘我也蓋欲誘我不如無往庶免於害蔡

甘言而召我誘我也而害之也不如無往庶免於害蔡

侯不可不從大楚子伏甲而饗蔡侯靈王藏伏兵殺之

因其醉也公子棄疾帥師圍蔡靈王使棄韓宣子問於

執而殺之公子棄疾帥師圍蔡靈王使棄韓宣子問於

叔向曰晉韓起問楚其克虜言棄疾對曰克哉必勝蔡

楚靈王滅蔡

叔向論靈王必敗

左傳

卷之六

七

昭十

侯獲罪於其君

襄公三十年靈侯弑其父景侯而自立

而不能其民

不得民心

天將假手於楚

討其弑逆之罪

何故不克

無有勝

之然盱聞之

聞有云

不信

呂幸

不可再也

此

然之事不

楚王奉孫吳

呂討於陳

招子過殺偃師

曰將定而國

陳人聽

命陳人信之

而遂縣之

今又誘蔡

殺其君

伏甲以殺靈侯

呂圍其國

圍蔡

雖幸而免

而勝蔡必

受其咎

不信以倖必

弗能久矣

理桀克有緡

仍之

會而緡叛之桀伐

呂喪其國

紂克東夷

紂



黎之蒐東夷叛

而隕其身

楚小位下

比於桀

位卑而亟暴於二王

能無咎虜

豈能免桀

紂乎天之假助不善

非祚之也

厚

其凶惡而降之罰也

且譬之如天

取喻其有五材

而將用之

力盡而敝

之用久則敝盡

是呂無拯

不可沒振

言

天之用楚猶人

楚師在蔡

晉荀吳謂韓宣子曰

荀吳荀不能救陳

又

不能救蔡

皆不能救之物

無呂親

此此誰親我哉

晉之不能

亦可知也巳

子產科晉不能救蔡

昭十

於此為盟主而不恤亡國我為諸侯盟主而不救恤亡國將焉用之安

盟主為哉馬於復反會於厥愨晉會諸侯于厥愨之地愨魚觀反謀救蔡也欲以諸侯

救鄭子皮將行罕虎將子產曰行不遠言此行不遠不能救

蔡也救蔡之兵必不成行蔡小而順蔡小國也有弒逆楚大而

不德楚大國也多行不義無德可稱天將棄蔡蔡不順故天棄且喪

積其惡也積惡既盈蔡必亡矣蔡不積其惡也而降之罰且喪

君而能守者鮮矣國君為人所能守者鮮矣三年王其

有咎虐此後不過三年楚王必有殃咎美惡固必復歲星十二年為一

數周而楚王必有殃咎王惡周矣元年歲在大梁靈王弒君而自立此

叔向知單成會將死

數已周故知必有殃咎也○單子會韓宣子于戚周單成公會晉

視下言徐其視卑下叔向曰單子其將歿言成公將

朝有著定在國而朝則有表者會有表在野而會則表

有禴衣則有領會帶有結帶則有結處會朝之言必聞于表

著之位言而聞于表著之位則不失之徐所且昭事序也欲其言之中

序視不過結禴之中視而不過會結之中則不失之下所且道容貌也

欲其視之中節以道容貌音導下同言且命之言語以命容貌且明

之容貌以明失則有關二者或失則今單子為王官伯

今單成公為王官之伯長而命事於會天子使之命視不登帶視下

王官之伯長事于戚之會視不登帶故不

昭十二年

帶言不過步言徐故貌不道容視過於結禴非而言不

昭矣言不聞於表著非不道不共容貌不導故不昭不

從言語不昭無守氣矣神氣不守其體矣○齊歸薨魯

公姓胡大蒐于比蒲蒐田獵也非禮也喪不廢

甚葬齊歸五月薨公不感公無哀叔向曰晉人送葬

之故叔魯公室其卑言公室之公室自君有大喪謂母

國不廢蒐蒐于有三年之喪為母齊而無一日之感昭

不感國不恤喪不廢不忌君也是國人君無感容無一

不顧親也謂國君不國不忌君忠君不顧親孝能無卑

不忠不孝公始其失國昭公十五年○楚子城陳蔡不

楚靈王城陳蔡以為邑并使棄疾為蔡公棄疾其王

是為平王使之為王問於申無宇曰申無宇棄疾在蔡

何如問棄疾為蔡對曰擇子莫如父惟父深知其擇臣

莫如君惟君深知其鄭莊公城櫟昔者鄭莊公築櫟而

寘子元焉使公子元居櫟使檀使昭公不立桓公十五年

因于元以殺檀伯而遂居櫟齊桓公築穀

致使昭公不安位而見殺也齊桓公城穀

公二十而宣管仲焉使管仲至于今賴之桓公霸諸侯

至今賴之二君擇臣聞五大不在邊我之所聞五官之

申無宇諫靈王使棄疾為蔡公

昭年

邊城恐據邑以叛也五細不在衷五官之長太細弱則不可居朝廷恐威令不行也上古以五行

建官故曰五官親不在外親在外則有五羈不在內羈在內則有五細在

鄭丹以襄公君其少戒而棄疾在外而使居蔡鄭丹在內鄭丹在內按

城何如又問城陳蔡不對曰鄭京櫟實殺曼伯曼伯即

萬公得櫟又并京邑因宋蕭毫實殺子游莊公十二年

立子游群公子奔蕭公子御說奔毫宋萬弒閔公

蕭叔大心與羣公子伐子游而殺之齊渠立實殺無知

無知弒襄公雍廩殺之衛蒲戚實出獻公也戚孫林

父邑也襄公四年齊若由是觀之以此數事則害於國

殖孫林父逐獻公觀其得失

國有大城皆必折警諸樹木其末大則尾大不

警諸畜獸其尾大則君所知也此理甚明吾君必自知

辛未十二年鄭簡公卒子寧立是將為葬除將除道及

游氏之廟游氏子太將毀焉其廟子大叔使其除徒執

用呂立子太叔教除道之徒執其所而無庸毀無用即

曰此教其子產過女待子產過女而問何故不毀

必問何緣乃曰汝乃答不忍言不廟也以其為廟諾

其徒將毀矣今將毀既如是除徒皆如子子產乃使辟

之迂道而避之辟音避司墓之室有當道者鄭之掌

子產不毀泚氏廟

昭年三

叔孫婁記華定不知

所居之堂適當葬路毀之則朝而崩毀其室則路直故早弗毀則

日中而崩不毀其室則路迂子大叔請毀之請毀司曰

無若諸侯之賓何言恐送葬賓子產曰諸侯之賓能來

會吾喪言賓客既能豈憚日中豈畏其勞而無損於賓

於賓無損少待半日而民不害不毀其室何故不為何故不迂遂

弗毀不毀司日中而葬以其路迂故君子謂子產於是

乎知禮不毀游氏之廟司禮無毀人禮以辭

無有毀人以成已者○宋華定來聘宋元公新即位使華享之

待之享禮為賦為賦小雅蓼蕭之弗知華定不

賦不能賦昭子曰昭子叔必亾言華定必宴語之不懷

蓼蕭詩云燕笑語兮此言華定詩云為龍

不懷思此笑語與君相對也寵光之不宣詩云為龍

華定不能膺此寵令德之不知詩云令德壽豈此言華

光而宜揚之也須辭謝同福之不受詩云萬福攸同此言華定將何

在二十年華○齊侯衛侯鄭伯如晉晉昭公初即晉侯

中行穆子相荀吳中行桓子之魯

相音杭投壺禮記有晉侯先昭公穆子曰為祈祝有酒

如淮言有酒如有肉如坻有肉如坻寡君中此寡君投

晉昭公與齊景公投壺見晉霸衰

昭年十二

次當曰亦設祈有酒如澠言有酒如澠水有肉如陵有肉

如丘陵祝之辭寡人中此我投壺與君代興則與晉君更代亦

中之亦舉矢伯瑕謂穆子曰伯瑕士子失辭責荀吳吾

固師諸侯矣言晉侯為伯主壺何為焉何為假投壺其

日中雋也言投壺雖中不齊君弱吾君欲與晉君代歸

弗來矣齊君既歸穆子曰吾軍帥疆禦猶甚強盛帥所

類卒乘競勸步卒兵車皆競相勸今猶古也晉德不齊

將何事齊不事晉公孫佖趨進使齊大夫趨曰日旰君

勤言日晚可已出矣何不已齊侯出於是奉景公以出

南蒯叛季平子

○季平子立魯季孫意如繼而不禮於南蒯蒯南遺之

邑宰也平子不以禮待之蒯苦怪反南蒯曰費叛如齊歸齊費音秘南

蒯之將叛也將欲謀其鄉人或知之同鄉人或過之

而歎鄉人過南蒯之且言曰恤恤憂患湫湫隘也

反攸攸懸危貌此言南深思而淺謀思慮深而計謀

謀大也邇身而遠志其身卑近而志高遠家臣而君圖

為家臣而謀君事譏有人矣哉今有人如此南蒯枚筮

其為非已所當為也不指其事遇坤之比本卦為坤變卦為比蓋曰黃裳

元吉坤六五曰為大吉也元大也故南蒯以示子服惠

昭十二年

伯以其卦示孟獻子之孫孟椒曰卽欲有事如何問占得此卦惠伯

曰吾嘗學此矣魯言我忠信之事則可所忠信之不

然若非忠信必敗必致外疆內溫外卦坎險故溫忠也是謂

和坎水和而坤上安正為信也是謂故曰黃裳

元吉惟忠惟信可黃中之色也中央屬土裳下之飾也

衣以飾上體元善之長也元者始也為衆善

得其色中心不忠下不共不得其飾為下不恭非裳之

事不善不得其極行事不善非元之義外音恭下同內倡和為忠

君倡於內臣和於外故謂之忠率事曰信為共虛詐故謂之共

養三德為善三德正直剛柔也以志意供給長養之剛

非此三者非當非忠共信三者不且夫易况夫

不可言占險不可用以占將何事也問南蒯占此卦

且可飾庠欲令從下中矣能黃心居中能如黃上矣為

元元首居上能為善下矣則裳裳居下能為下參成可

筮三美盡備猶有闕也設使三筮雖言未也筮雖得吉

將適費南蒯自其家飲鄉人酒召鄉人而飲鄉人或歌

之鄉人以南蒯為家臣而欲害曰我有圃言我有種植

生之杞杞非可食之物而生於圃非其從我者子

虐若從我言而不為亂者是去我者鄙虐去我而背叛

也倍其鄰者耻虐背其鄰近者已虐已虐歌者度南崩

重言已乎非吾黨之士虐言南崩為亂非復吾黨之

楚子狩于州來狩于州來之地次于乾谿為次乾谿

水右尹子革夕子革鄭丹也為楚王與之語靈王與

昔我先君熊繹熊繹始與呂級齊太公之王孫牟衛

伯也叔子康燮父晉唐叔僉父周公之並事康王康王周成

四國皆有分齊衛晉魯四國王皆我獨無有無所賜今

吾使人於周求鼎曰為分禹鑄九鼎三代傳之今我欲

分器分扶王其與我序不知周王對曰與君王哉答言

與鼎也哉疑辭昔我先君熊繹繹所居在荆山

筭路藍縷以柴為車一即衣呂處草莽莽於草跋涉山林以

跋涉險阻開塔巨事天子以供天子唯是桃弧棘矢以

為弓以棘為矢巨共禦王事唯以此弓矢為天齊王舅也成王

姜氏齊太公之女也晉及魯衛王母弟也唐叔成王母弟周公

是巨無分楚獨踈遠而彼皆有彼四國至親今周與四

國服事君王今周與齊晉魯衛將唯命是從所求無豈

其愛鼎豈敢惜此鼎而王曰昔我皇祖伯父昆吾陸終

六人長曰昆吾少曰季連季連
楚之遠祖故謂昆吾為伯父
故其地今鄭人貪賴其田此時其地屬鄭故云
曰舊許今鄭人貪賴其田鄭人貪賴其土田
而不我

與不以其地還我我若求之我若問鄭人貪賴其土田其與我虜不知鄭人對曰

與君王哉必與田周不愛鼎周為天子鄭敢愛田鄭小國也

豈敢王曰昔諸侯遠我而畏晉言昔日諸侯遠楚而不

惜田言畏晉而事之遠去声

今我大城陳蔡不羹今我大築四國賦皆千乘其田之

兵車千乘乘去声子與有勞焉汝子革亦有功焉與音預諸侯其畏我虜此

諸侯皆對曰畏君王哉必畏楚也是四國者專足畏也

四國陳蔡及不羹有二城也言此四國本自可畏又加之曰楚楚以大國敢不

畏君王哉諸侯豈敢王入言未終而析父謂子革夫多

析父告子革云吾子楚之望也言汝乃楚國之今與王言如

今汝與王言曲徇王意如響應聲國其若之何吾國何子革曰摩厲

須王出子革以鋒刃自喻言我吾刃將斬矣將以此鋒

憑王出復語復與子革語左史倚相趨過左史之官名

過前倚平王曰是良史也靈王稱倚相是能讀三墳五

典八索九丘言此人能讀此古書也孔安國書序云伏

辛唐謂之八索九州之志謂之九丘對曰臣嘗問焉子革

我嘗問於倚相昔穆王欲肆其心其心之所欲周行天下

昭

年

昭

年

乘八駿之馬造父將皆必有車轍馬跡焉欲使車轍馬跡無所不到

祭公謀父作祈招之詩謀父周卿也食邑於祭祈父司馬之官招其名也祭公方諫遊

行故借司馬之官以呂止王心王之欲心王是召獲沒

於祗宮祗宮離宮之名也穆王聞諫而改故得善臣問

其詩我以此詩而不知也若問遠焉祈招周詩尚不

能知古之設若其焉能知之德鳥能知之王曰子能虘子問

此詩否對曰能答云我其詩曰祈招之悒悒美司馬之

悒悒然也式昭德音汝當用此職掌以思我王度思用

王之式如玉用如玉式如金用如金之重形民之力若

法度皆可寶愛也



民力當隨其所能而無醉飽之心去其醉飽盈溢之

制其形模以器使之心也以穆子遠遊

過用民力飲宴王揖而入靈王感悟乃饋不食寢不寐

無度故言如此揖下革而入

數日饋而不能食寢而不能自克開義不能徒百及

於難故不免於仲尼曰古者有志孔子言古克已復禮

仁也言克去己私而復還信善哉誠哉是言楚靈王若

能如此設使其能豈其辱於乾谿安得有乾谿之辱乎

必繼而

三傳切詳 卷之六 十一

春秋左傳詳節句解二十六卷終

春秋左傳詳節句解卷之二十七

昭公五

壬申十三年

陳惠公吳蔡族盧鄭定公元年

叔弓圍費

叔弓叔苴之子也去年十一月蒯以

費叛故季氏使叔弓圍之

弗克

平子怒

季孫意如怒之

令見費

人

執之

為囚

冶區夫

曰

夫也

非也

言執費人非良策也

若見費人

設若遇見費人

寒者衣之

也區音歐

非也

言執費人非良策也

若見費人

設若遇見費人

寒者衣之

而共其乏困

而共其貧乏之困

費來如歸

費人來者得其衣食如歸家然

南氏亾矣

如此則南蒯必自亾

民將叛之

民必叛南蒯而歸之我也誰與居

左傳句解

昭公五年

昭公五年

季平子加恩費人遂叛南蒯

時孔子年廿三歲